见识“反右”斗争

——求学琐忆之四

一九五七年秋，我考入了邵东二中。

这是一所初级中学(当时全县无高中)。规模不大，全校学生不足四百，教职员不足四十，但在当时，它相当有名气，因为它资格老，解放前叫三民中学，原校址在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创办人熊氏两兄弟将学校迁回湖南邵东廉桥镇，这也是他们的老家所在地。解放以后，县城里设立了一中，三民中学改称邵东二中，由私立改为公办。

这里汇集了一批有名望的教师。

我入校后不久，学校的"整风反右"斗争就开始了。我作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学生自然不知内情，只是以好奇的眼光去看热闹，把我印象深刻的人与事略记于后。

有一天，学校教学楼的两个楼柱之间突然拉了一块大红布，上有“风雨楼”三个大字，两个楼柱上悬有一副很长的对联。随后学校的墙上陆陆续续贴上许多大字报。听说那是"大鸣大放"。绝大多数大字报我看了觉得没兴趣，也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只有几张大字报引起了我的兴趣。其中这一是：《肖校长万岁》大致内容是：某某人因提了什么意见，被一脚踢到某乡下小学去；某某人因某事冒犯了肖校长尊严被扫地出门，某某人对肖校长投怀送抱，被如何如何看重等等。结尾原话是：“为了前途，我要振臂高呼：肖校长万岁!万岁!万万岁!!”后面的署名是龙文，我对这份大字报印象特深，一是因为文笔独特，很新奇，二是因为龙文就是我的历史老师，据说，他早年在《长江日报》当编辑，也有人说是他吹牛，只是一名校对人员。不管怎样，编辑也罢．校对也罢，既然是从大地方的报社下来的，肯定有学问，这是我当时的想法，龙文老师上课有个人特点，不看课本，像讲故事，偶尔板书几个字。讲课比较随意，有一次讲到古代农耕时，他说：那时很落后，产量很低，种的水稻就像现在的双季稻一样。而当时，政府正在大力宣传推广双季稻，上上下下，只许赞扬，不许贬低。而龙的比喻使我们感到新鲜，也感到惊讶。

不久以后，龙成了学校里第一个"右派分子"。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批斗过多次。不再上课了。开头放在校内从事体力劳动，后来押送到砂石煤矿改造去了。

第二个被打成"右派"的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叫曾仲良，二十多岁，听说是从东南亚某国独身归来的华侨，他个子不高，背有点弓，头较大，给人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平素对学生很和气，对任何人都笑容可掬。批斗时说他是“笑面虎”。他之成为“右派”，祸起于他所写的一张大字报：题目是——鱼和水。半文半白，我看了似懂非懂。大概意思是：水清则鱼如何如何，水浊则鱼如何如何；活水则鱼如何如何，死水则鱼如何如何。他的罪名是诬蔑党是一潭死水、浊水，人民难活下去，后来被发落到一个偏远的乡下小学去了，据说数年以后，与当地一位丧偶农妇成了家。

另外两个“右派”，一个叫李良直．一个叫林正宗。他们都不是我的任课老师，罪名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于是，我成了优秀生。

于是，我当上了少先队大队长。

于是，我入团了，成了学生中第一个共青团员。

后来呢？后来我考上了中学，成了村里第一个中学生。

那年，我已十六岁了。

高中，自找学费

——求学琐忆之五

我上高中那三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民间叫做“过苦日子的时候”。

本来，我初中毕业后，一心只想报中专，因为上中专，一切由国家包揽，包吃包住包分配工作。而读高中呢？一切很难料，很渺茫。可是当年根本无中专可报。邵东师范有几个指标，人选早已由学校确定。我被直接编入了邵东二中高五班。这是个“直升班”，不经升学考试，直接选送学生组成，这种办法以前没有过，以后也没采用。对我来说，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我却很愁，因为家里穷。恐怕难以读下去。

肖校长名叫肖虬声，当时四十多岁，个子略显清瘦，大背头，很整洁，戴眼镜，常着蓝色长衫，青色布鞋。斯斯文文。平时深居简出。开学典礼作报告，慢条斯理，说到某些规章制度时总喜欢说：“……外甥打灯笼——照旧（舅）”。“整风反右”运动结束以后不很久，他也离开了邵东二中。

多年以后，我拜访一位曾在邵东二中工作多年亲身经历过“整风反右”运动的老教师。谈及当年的人和事时，他告诉我：肖虬声校长解放前就参加了邵阳地区党的地下工作，入党早，资格老，有点清高。当时“反右”，邵东二中只划了四个“右派”，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的，没有达到上级规定的比例。事后肖被调离，长期受冷落，与此不无关系。

多年来，我想，假如我是当事人，凭我的个性和脾气，在那种运动中，肯定难逃厄运。令人后怕。

但愿，那种“阳谋”，那种浩劫，在中华大地上永远消失，永远，永远。

李良直的房间就在我们教室旁边，出出进进，常常碰面，他戴眼镜、光头，不到三十岁，没成家。衡阳地区人。平时不苟言笑。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的房门两旁贴了一幅对联，白纸黑字，上联是“用心良苦……”，下联是“横冲直撞……”，上下联开头用了成语，成语中各有“良”和“直”，因而给我难忘的印象。其余部分则毫无记忆了，李后来如何处置，不得而知，反正离开邵东二中了。

林正宗，四十多岁，家庭是地主，我不知他为什么被划为“右派”。他没有离开邵东二中，但不上讲台了，被发落到烧水房烧热水。大家叫他“林右派”，他不理不睬，既不答应，也不反驳，低头干活。但可以看得出，他内心很痛苦，当时烧水房设备十分简陋，铁锅加木桶．学生用水每人限一瓢或两瓢。这是历来的老规定。可是有些学生偏要多打。林若视而不见，则遭呵斥：林右派，你老实点!若不予制止，则后来者无水可打，同样受到责骂。弄得他左右不是人，非常难堪。当时林的工资估计降得很低了。因为他当时衣着很破旧，形容枯槁。常呈饥饿状。有一次．他用砂罐装了什么食品放在灶门边煨着，当他离开烧水房的片刻时，不知什么人出于什么心思，把砂罐打个稀巴烂。林回来，捡着几片砂罐残片，老泪纵横，无可奈何。

有一天早上学生去打热水，发现火灭水冷。林没有来上班，报告学校，学校有关人士去敲林的房门，发现房门紧闭。撞开一看，林躺在床上，躯体早已冰凉，鼻子和耳朵被老鼠咬得残缺不全。第二天来了一个十多岁的少年，身穿一件破烂的棉衣，腰系草绳，蓬头垢面，默默地收检那一点可怜的遗物。他没有哭泣，没有抱怨。也没有人安慰他，或帮什么忙。那冷清，那凄凉，我至今想起，仍感心酸，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回头再说肖校长，因为“整风反右”是他领导的。

我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年四季只能在生产队挣工分，那几年，工分值很低，父亲是全劳动力，一天干下来，挣十分，值三毛多。母亲一天的工分只值二毛多。几个弟弟妹妹又小，只能吃现成的。而且要到年终核算，扣除口粮款后，才知道是“欠”还是“余”。平时无一文其他收入。

读高中要书籍课本费，作业本、杂费，虽然不多，才十多元；更重要的是伙食费，每月几块钱，全期要三十多元，合起来要花五十多元。这个数目对于我的父母——一个人民公社的社员来说是相当大的了。他们毫无办法。

弃学？太可惜，我不心甘；上学？学费——各种费的统称——何来？天无绝人之路！学费，我自己找。

我有一位表兄，他常给双峰二中送煤挣点辛苦钱，他得知我学费无着落，愿意带我一起干，于是我从邻居那里租了一辆人力车，样子有点像过去城里的黄包车的那种，租费是每天一元，我学着表兄的办法，先天从公社开办的小煤矿里买回四百多斤原煤，选最干燥的，不含杂质的好煤。因为小煤矿位于我们村里，挑选一点优质煤不受阻拦。买回后再掺点煤矸石，拌点黑油土，加点水，于是重量就达到五百多斤了（质量也算得上中等），恰好一车。第二天赶早出发，前往双丰二中所在地（青树坪），我家到青树坪将近二十里路程，虽说路程不远，但当时的潭宝公路——湘潭至宝庆——说是省道，仍属原始的砂石路，路面窄，坡度陡，浮沙多，坑坑洼洼多。每小时只能走四五里。实在累了，在路边树荫下躺一躺，渴了，喝路边的井水，二十来里路要走上大半天，我当时自嘲是小牛拉煤车——慢慢移。到了双峰二中，用箩筐一担担地挑去过秤。按当地成规，过秤不除皮，这样，每一担我们可赚几斤重量。于是当初买进四百多斤原煤最后买到六百来斤，加上差价可挣四元钱，除去租车一元，仍有三元，一天合一元伍角左右。

后来，小煤矿因故关闭了，我只得另找门径。

捞鱼虾，这是我找的新门径。

说是“捞”，其实我们当地叫“罾”。

我从废旧的破蚊帐上，剪了五六块两尺见方的蚊帐布下来，做成几幅“罾”鱼的小罾，我家地处邵东与双峰毗连的石炭岩地带，溪短水浅，池塘少，无鱼虾可捞。必须到几公路以外的山间水库或人烟稀少的偏僻山涧水溪去。傍晚去，天亮回，干的全是“黑活”。明月当空，那是难得的好天气。无月的夜晚或者月沉西天以后，仅凭一点星光，在河岸水边摸摸索索地走动。此时夜深人静，四周空寂无声。偶尔传来几声猫头鹰的叫声，像冷笑，又像哭泣，我不由得全身发毛，这时我多么希望能听到人们的喧哗声，抑或几声狗叫也好。常听人说，走夜路胆怯时就放声唱歌，唱歌可以壮胆。我当时大气不敢出，哪里还敢唱歌。

久而久之，胆子就大了。但另一个问题很恼人：肚子饿。一般在半夜过后，肚子里原先那点食物消化完了，饥饿就来了。怎么办呢？忍着。如果附近有红薯地，就摸索到地里刨红薯吃。由于不到收获季节，刨出来的只是几条红薯根。如果红薯根也找不到，我就烧一堆小火，抓几只活虾丢到火里，烧熟了，就可以吃；如果有螃蟹,烧来吃倒是一种美味，小鱼呢，烧着吃，无盐无油，其味道实在不敢恭维。

一个晚上收获的鱼虾卖掉后，一般不到两块钱，多年以后，村里老人们碰见我，无不提起我当年夜“罾”鱼虾的往事。

高中三年，我的暑假几乎都是这样安排的。辛苦，习惯了。挣足了学费，很快乐。今天回想起，仍很开心。

大学生活二三事

——求学琐忆之六

一九六三年秋，我进入了武汉大学外文系，学习英语。

武汉大学位于武昌东郊的珞珈山，湖光山色，风景秀丽，我在这里度过了五年的时光，感受不少，现拣几则。

见到了李达

近代中国，有两个著名的李达，一文一武，武李达是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我见到的是文李达，时任武汉大学校长。

他是湖南零陵人。很早就接受马列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共一大的主要筹备人之一。后与陈独秀发生分歧，一气之下，东渡日本，从事哲学研究多年。解放初期任湖南大学校长，之后调任武汉大学任职，他主要精力专注于哲学研究。著述颇丰，其中包括《<矛盾论>浅谈》和《<实践论>浅谈》。他的住地有一个警卫排专门守卫。人们很难得见其一面。绝大多数学生在武大读书五年，从未见过他。我偶然见他一次，应该是远远地望见他一次，仅仅一次。

一九六三年我进入武大时，正值武大六十周年校庆。在露天电影场举行庆祝大会。当大会主持人宣布李达校长致辞时，全场欢喜雀跃，掌声雷鸣，只见一位鹤发老者，被人们搀扶着，慢慢地走到主席台前，坐下。缓缓地念着发言稿。台下师生屏声静听。大约念了两三分钟，就让人簇拥着，搀扶着离开了。发言稿的大部分是别人代替念完的，当时我的位置离主席台很远，只能看到他的大致模样。这，也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子。

在武汉大学，关于李达与毛主席交往的轶事，人们常常津津乐道，一九五八年的某一天，毛主席亲临武汉大学看望李达，称他“鹤鸣兄”（李达字鹤鸣）。两人促膝长谈。当谈到大跃进时，李当面直谏，说：“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的口号违反客观规律，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如不纠正，后果会很严重的，毛主席说，群众热情可贵，应当爱护，不好泼冷水（大意），后来全国到处争放高产卫星，越吹越玄，水稻亩产六十万斤的“卫星”就是湖北省放的，还登上了人民日报第一版，一时间，全国浮跨风甚嚣尘上，湖北是始作俑者。

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泽东视察武汉，并畅游长江，此时正值文革高潮，李达多次受到冲击，批判大会已开到他的床头（此事有纪录片为证）。原有的警卫人员撤走了。医护人员遣散了。李已气息奄奄，得知毛泽东已在武汉，他强支病体，修书一封。内容是：“主席，请救我一命。”只是很可惜，稍后不久，李达——中共元老，一代哲学大师，还是黯然离去了，没有悼念仪式，没有任何报道消息，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零用钱的故事

那个时候，一旦考上大学，一切费用几乎全由国家包揽。个人只须负担自己的伙食费和零用钱。而且即便是伙食费，也可以申请助学金，或减或免，视家庭情况而定。特别困难者，伙食费全免之外，每月还可以领一、二元零用钱。农村子弟，几乎人人都有助学金。

我当时所得的助学金是每月十二元伍角。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月十三元伍角。因此，我每月只需交一元钱就可以领到全月的餐票，对此我已心满意足。对党，对国家，衷心感激。

零用钱呢？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我当时常常身无分文。但我照样过得很满足。山不转，水可以转嘛。初到武汉的人，第一心愿是观看武汉长江大桥，那是万里长江第一桥，名闻遐迩。我和江苏籍的许荣林同学，利用星期天，步行二十多里，来回近五十里，去一睹它的雄姿。为什么

不坐公交车？为了节省两毛钱的车费呀。虽然辛苦一点，但玩得很愉快，至今仍留下美妙的回忆。

武大有个露天电影场，四周砌有围墙，每周六晚上放电影。看电影要收门票，门票很便宜，一毛五分钱买一联，一联四张，可看一个月。我和许荣林有时无钱买票，就搬了凳子，在墙外看，因为电影场设在山间谷地，三面是坡，地势较高，坐在半坡上照样看。这类事在我俩以后过通信中还不时提起，引以为趣。

有一次，我因事要写信回家，却没有钱买邮票，又不想开口向人借，于是，我到伙食管理处退了一张中餐票，换回一毛八分钱，用一毛钱到街边小店买一碗热干面——那是武汉的特色大众食品，权当中餐。余下八分钱正好买一张平信邮票。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后来，班长夏松雨找到我，要我再写一份助学金申请书，我想了想，写了份简单的申请书，希望免交每月的那一元钱。很快批下来了，每月两元钱，也就是说，我每月除伙食费全免外，还有一块钱零用钱，我一下子手头宽裕了。

卢主任的报告

那年五四青年节，全校学生在露天电影场集会，听卢主任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

卢是我们外文系的主任，一把手，河南漯河人氏，延安时期的红小鬼。曾留学苏联，归国后，调武汉大学筹办及之后主管外文系。

那天，他作报告，既不像往日教授讲学那样严谨，也不像政工干部讲话那样严正。他似乎没有讲稿，或许有，但没有拿出来照本宣科。而是将自己的经历信手掂来，即兴漫谈。

他说：

——小时候，穷得没裤子穿，吃不饱，老饿肚子，没法子，就跑到了延安，参了军，上了学。比在老家那个鸟地方好多了。

——在延安，敌机来轰炸，我们就钻窑洞，初次躲飞机，很害怕，把裤子尿湿了，又没得换。（全场笑）后来习惯了，就不怕了。

——在延安，每周六晚上跳舞，朱老总跳舞像走正步。别人笑，他不笑。毛主席跳舞像散步，舞姿独特，被大家称作“毛式舞”……

随即卢站了起来，模仿毛的舞姿，在台上表演起来。这时，台下听众个个面露惊讶神色。延安，红色圣地，也开舞会？伟大领袖也跳舞？第一次听说。男女相拥的交际舞只有十里洋场的上海舞厅才有呀？

他说：

——在苏联留学时，有个俄罗斯女子，蛮漂亮的，有事无事跑到我宿舍里来，要我和她谈恋爱，我们有纪律，不能谈，就拉倒了，幸亏没谈，要不然，现在反修，我同苏修有亲戚关系，麻烦就大了。（全场大笑）

讲到青年人如何对待恋爱问题时，他说：

我回国时，快三十岁了，该讨老婆了。我和徐××见面三次后就确定了关系。一个月后就结婚，速战速决，毛主席的军事的思想，两床被子搬到一起。成了，好朋友来了，吃几颗粒粒糖，笑一阵，吵一阵，各自散去，其他什么鸟仪式，去毬。第一个小孩快十岁了，可以考虑下一个战役，生第二个孩子了。

此时，台下有人哄笑，有人皱眉。

他说：

——你们要有好身体，那是本钱，读了几年大学，毕业了是个病砣砣，有什么用？你们看看我，个子一米八，体重一百八。现在一顿能消灭十多个馒头，不信？你把馒头从手掌排到肩膀，看我能一顿吃完不（说着，伸出粗壮的手臂）？吃得才干得，我现在能吃能睡，屎通尿通屁通，什么鸟药也不吃。

……

对这次讲话，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

批评者说，给延安抹黑，给革命领袖抹黑，太粗俗，有失文雅；赞扬者说，它真实、坦诚、生动、可信，不装腔作势，不失精彩。

我听过的报告、讲话多如牛毛，唯有这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文革开始后，他的这次讲话成了批斗他的罪状之一。那是后话了。

牛田洋历险记

——求学琐忆之七

一九六八年秋，我在武汉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五年学习期满，正式毕业了。此时，正值文革期间，各地派性争斗不止，国事几近瘫痪，外事来往近乎停止。我们外文系英语和俄语专业，毕业人数不足六十人。往年，这区区几十人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如今却不知何去何从。如果主管部门只图省事，把我们往原籍省市打发就完事了，但考虑到全国高校停招新生已三年，一旦国内形势好转，国际交往重开，就需要外语人才。于是，采取“锻炼、储备、提高”的临时办法，把我们一手交给国务院外办、“外办”又委托广州军区代为管理。这样，我们就先走陆路，再经海路，于年底来到了位于汕头海边军队某部农场——牛田洋。

牛田洋，原是海边滩涂。涨潮时，海水漫涌，一片汪洋；退潮后，泥滩尽露，一望无际。早在我们来到之前的几年中，由军队围海造田，建成军垦农场。拦海的大堤长达数十里。堤高十八米。堤基厚实，堤面稍窄，但仍可并行两辆解放牌大卡车，其雄姿可与八达岭长城一比高下。堤外海天茫茫，船艇来来往往；堤内沟渠交织，道路纵横，垄亩平展，规范有序。绿化林带，整齐划一，钢架草顶的营房，星星点点，散落其间。春夏一片碧绿，赏心悦目。秋天遍地金黄，稻香醉人。除却当时的政治气氛，那里的确是一块令人向往的好地方。

我们到达后，男生编在学六连。女生编在特设的女子独立连。学六连有一百二十人左右，连长、指导员由部队干部充任，排长、班长则由学生担当。一连辖四排、一排辖四班，我是四排四班的班长，排长叫孙必干，刚从中国驻埃及使馆召回（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他任大使，护侨有功，曾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我们学六连的成员除我们外，多数来自外交部和中联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不公开）。学小语种的多，诸如非洲的豪萨语、斯瓦希里语、欧洲的阿尔巴尼亚语等等。有的刚从国外归来，或工作，或留学。他们已经有了具体的单位，我们属被代管的储备人员，没有正式的“婆家”，但在这里，统统称作学生。

其他几个连队的学生分别来自北大、北京外语学院、北京二外，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外语学院，全部是学外语专业的，所以，牛田洋又称作“外语农场”。

我们的生活半军事化。吹号起床，吹号睡觉。每天上午，先“天天读”一小时，读毛著。之后，“天天练”一小时，练专业知识。然后参加各种劳动。

连队初建，白手起家，伙食差，餐餐水煮萝卜，鲜有变换，油水又少。但粮食不定量，可以放开肚皮吃。我们正当年轻，劳动强度又大，很能吃，第一个月平均每人吃掉大米六十斤。人晒黑了，结实了，每个人的体重增加了。到了后来，自己种菜，养鸡、养鸭、养猪都专人负责。沟中鱼虾随时可捞。标准伙食费仍然照样交。买海味、买牛肉，伙食大为改善。油水多了，大米消耗少了。人反而瘦了，减轻了。可见粗茶淡饭最养人，此话不假。

这一切，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彻底改变了。

东南沿海一带，台风年年发。或大或小，一年多次。只要不是身处台风登陆地点，人们都以为常了，他们懂得如何防备。

可是，七月二十八日，这场罕见的超级强台风——时称“七·二八大台风”——的登陆

地域正是潮汕地区，牛田洋又首当其冲。

台风并非不可预测。当时，三天之前开始，中央气象台就预报台风消息。其强度、路线、登陆地域，连续三天，一天数次播报。同时，我们发现，堤外海潮反常，本来，月盈则潮大，月亏则潮小。潮涨潮落，周而复始，亘古如此。这次从先一天晚上开始，海潮满涨，持久不落，比历次都高，离堤顶只差二三尺了。但不起波浪。因为台风登陆前一刻，其中心反而风平浪静。

当地老百姓知道台风的厉害，万船归港，早已做好各种防备。唯独我们所在的某部的头头们，或由于愚昧无知或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熏陶，竟然命令全体官兵和学生（病号、部分女生除外），一齐上大堤，同台风作斗争，保卫大堤。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人在大堤在，与大堤共存亡"。护堤责任，由师分到团，由团分到营，依次逐级下分，具体而细致。同时命令：没有上级指令，不得擅自撤离。内地长大的学生，从未见识过台风。此时此刻，心里不恐惧是假，只是在当时的情势下，不敢表露而已，我和班里七八个人，身穿背心和裤衩，守护着一段长二三十米的海堤。

不久，风来了，雨来了。

顷刻之间，风急雨骤。硕大的雨点，横扫过来，犹如飞砂走石，打在背上、脸上，灼灼生痛。四周灰蒙蒙的一片，几米以外就看不清人。堤外海水越涨越高，海浪越来越大，阵阵向大堤扑来。很快大堤出现了小缺口，海水开始内灌。我们几个人赶忙抬着装满泥土的草袋去堵，堵了又垮，垮了又堵。后来，干脆手挽手，背朝海浪，坐在缺口上，齐声唱着当时流行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或者高喊据说是林彪的一段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一时豪气十足。

突然，一排浊浪压过来，把我们冲到了大堤下。我们站起来，又爬上堤去。脚跟未稳，又一排大浪劈头盖脸临空砸下，把我们冲得七零八落，这时，豪情没有了。我们认定，与海浪去斗，是自不量力，自找死路，我们只好趴在没被冲毁的地段上，等待撤离的命令。上堤前听传达说，下达命令有三种方式，无线不通用有线，有线不通用人呼。可左等右等。音讯全无，堤内的水面越来越高，不久，堤内堤外，连成一片，海天茫茫，漫无边际。事后得知，当我们在等待撤离命令时，大堤的许多地段，或十几米，或几十米，成段成段地被巨浪轰然冲垮了。堤上的人员随之纷纷落水，许多年轻的生命顷刻之间就断送了。整个农场很快被海水淹没，当时，我们都茫然不知。我们守卫的那一段没被冲垮，但已成了孤岛。我们趴在孤岛上，不敢动弹，听天由命。说心里不恐惧，那里假话。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渐渐地风小了，雨小了，浪也小了。我们不再等待什么命令。自行决定，三三两两，分组撤退，逃离险境。我和龙浩，还有龚某，三人一组。龙浩与我同系，不同专业，之前两人一起负责用小船从汕头市内运淡水供连里用。我俩都会水，龚某在中联部供职，江苏人，身子瘦弱，言行似女性。不识水性。这时，急得直哭。我和龙洁一边一人，把龚某夹在中间，每人挽着他的一只胳膊，朝着岸边奋力游去，龚某的两手也拼命划，两脚拼命蹬。好在是顺风顺水，我们游的速度较快，大概游出约两千米时，我们的脚触到了地面，原来已游到了浅水区。抬头一看，前面有两排长长的树桩，约两米高，我们判断，大路就在前面，树桩就是路旁的绿化林带遭强台风拦腰刮断后残留的下半截。我们跌跌撞撞上了大路，此时大路虽然仍被淹在水下，但水浅多了。我们踏着水飞跑起来。时时遇到树杆拦路，纵身一跃而过。事后回想，不知当时

哪里那么大的力量，以前上体育课练跳高，绝没有这个水平。

我们终于安全脱险了。这里应该补充说明一下：我们几个人当年在武汉读书时，响应毛泽东"到大风大浪里去"的号召，学会了游泳，参加过横渡长江，想不到这点本领这次竟大显威力，助我脱离险境。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留在其他孤立地段的人们直到第二天海水退去，才陆续归来。有三个来自北京的女生，当初争着上了大堤，水漫农场时，无路可逃。看到附近有一座大稻草垛，赶忙爬了上去。谁知上面早已蛇成团，鼠成群。平时见了老鼠就惊叫的女生们，此时却勇敢无畏，抓着老鼠，提着蛇尾，一个劲儿往水里扔。夺得稻草垛后，用绳绑着自己，三人连在一起。终于死里逃生。另有一男生，独自爬上一根通讯电杆，骑在上端的横杆上，度过漫长的一夜，保得一命。逃出来的人们突然碰面时，彼此不觉而同喊出的第一句话都是："×××，你还没死！"然后，笑啊，跳啊，相拥而泣。大难不死，劫后重逢，高兴呀！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随后的三天中，我们白天喝点老百姓救助的稀饭，晚上找个墙角一靠，竟然能酣然入睡。因为，几天来实在太疲倦了，三天以后，上级领导收拾残部，把我们送到二十多里以外的旧军营里住下来，每人发给两套军装，一里一外，但无帽徽领章，吃的东西全从千里之外的广州运来，因为本地蔬菜被毁殆尽。

随后一段时间，便是进行总结、表彰，说和台风作斗争，成绩如何巨大，是什么什么的伟大胜利。涌现了多少英雄人物。前述夺稻草垛者和爬电杆者都受到表彰。至于人员伤亡数字则避而不谈。

究竟死亡多少人？据偶然的透露：官兵六百多，学生八十多。数字是否属实，我曾一度存疑。数年前，我听说绥宁县老干局周树林局长（现已故）也曾在牛田洋有过同样的经历。登门拜访，谈及当年，他感慨万千。他说，他当时任连长，带领战士上了大堤，许多战士从此不归。他在一名会水的战士协助下，拣回一命，之后，他又受命负责掩埋死者遗体，起初，一人一穴，后来几人一穴，甚至十几人一穴。因为天气很热，尸体很快开始腐烂，必须尽快掩埋。问及死亡人数，他说的数字与我早先所听说的完全相同，可见其数字是准确的。

本来嘛，天灾降临，人力无法抗拒时，首先应该保全生命，力求避免或减少人员伤亡，这是起码的常识，可是在那疯狂的文革年代，举措如此荒唐，生命如此草贱，真叫人难以置信。然而，事实的确是这样。

灾后，再返原营地时，但见营房房顶墙壁荡然无存，残留的钢架歪歪扭扭，电杆七倒八歪，电线断落在地。家畜家禽的白骨随处可见。那情景，真惨。

生产必须恢复，大堤必须修复，新的战士补充来了。我们重振旗鼓，再建营地，又投入了牛田洋的重建战斗中。

到一九七〇年末，原定一年的"锻炼、储备、提高"期限早已超过。全国形势依然如故。来此锻炼提高的人中，陆续归去，我们呢？除少数人由"外办"直接分配外，绝大多数哪个省来，回哪个省去。

这样，我回到了湖南，在省里学习了三天，被打发到邵阳，随之，受命来到了绥宁。

在绥宁，"传道授业解惑"几十年。如今，衣食无忧，身无大疾，足矣。

酷爱做“闲事”的赵学桥老师

夏宏俊

赵老师正事做得很好，读书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语文老师布置造句作业时还要加一句“×××，不用做”，因为那些词语在他的作文中已经出现了；退休前是湖南省英语特级教师，绥宁一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可见他当老师也很有成就。

但赵老师酷爱做“闲事”。

看闲书是他一辈子的爱好。在校读书时千方百计找书看，不管什么书都看，开学时把语文课本看一次就不管了，与考试无关的课外书成了他的主攻方向，让人意外的是他的语文老师不但不干涉还推荐课外书给他看，于是，他“在家里偷闲读，课前课后读，上学途中、放学路上边走边读。”辍学在家想方设法找书读，帮人推板车时“偷书”读，用红薯跟小伙伴换书读；白天抽空看，晚上借着灶火看，“骂也罢，打也罢，读书的兴趣依然不减”。教书了，他教的是英语，但他有事没事还是去找“课外书”看，小说、诗歌、散文，捞到什么看什么，图书馆没有就找老师借。

学生出黑板报，他去写散文、诗歌，短小精美的文章，惊得学生目瞪口呆，几十年以后还记得特别喜欢“我们英语老师”在黑板报上的短文。当学校领导后就更出格了，一方面坚决处分违纪学生，另一方面又去为违纪学生联系就读学校，再找他们谈心，跟他们通信，向新学校介绍违纪学生的情况，弄得“违纪学生”考上大学后、参加工作后还要来看他。以后赵老的“闲事”越做越大了，竟然翻译起小说来了，译著《茶花女》的出版就是他做“闲事”的副产品。

当老师尤其是当高中老师是最辛苦的，一年四季除了忙碌还是忙碌。辛辛苦苦忙到退休，“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终于功德圆满，当然得好好休息休息；一辈子在“太阳底下”辛勤浇灌，现在退休了，当然得舒舒服服地享受享受温暖的阳光、惬意的生活，可是赵老又开始费苦力操闲心，写起文章来了。他的“求学琐忆”系列叙述了自己从发蒙到大学毕业的学习经历，虽然靠拉煤、捞鱼虾找学费，靠退餐票买邮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勤奋、独立、坚强、进取是永不过时的。

只要对身心有利，在正事之外做点“闲事”，不但可以愉悦身心，充实生活，而且能学习知识，增长才干，甚至会“无心插柳柳成荫”，成就另一番事业，何乐而不为？如果我们青少年学生能从“求学琐忆”系列里获得一些启迪和教益，那么赵老的“闲事”不就变成了功德无量的“正事”啦？

高342班诗文专辑

本专辑的作者与指导老师蒙永春合影
（从左到右，前排：潘玉叶 罗斯薇 黄梦婷　后排：刘艳萍 杨晓慧 于梦霞）

高考一路凯歌 人生万里辉煌　　夏宏俊撰并书

将那些高三的记忆放在时间的角落里，
待到春暖花开，蓦然回首，瞬间精彩。

——题记

青春录

高342班于梦霞

你问：“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拼。”

我说：“因为我们没得选择，因为我们都一样，面对着让人闻之色变的高考。”

你问：“付出了一定会有回报吗？”

我说：“所有的付出不一定有回报，但所有的回报一定是因为曾经的付出。付出是回报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你问：“分科时选文科or理科，纠结吗？”

我说：“文理分科几时休？欲语泪先流。曾经我也为分科而纠结，怒骂分科，却无可奈何。最终，我风萧萧兮易水寒，一走文科之路兮不复还，坚定地走着，永恒而坚定。”

你问：“爱的火苗曾在你心中点亮过吗？”

我说：“必须的。我曾经默默钟情于他，那小火苗曾照亮着我的天空，那份欣喜与新鲜，朦胧又微妙，说不尽，理还乱。但我被拒绝了。眼泪成了祭奠这份真情的尾声，一个小小的悲剧，反而让我更加努力学习，为的是换一次值得守候一生的爱情。”

你问：“记得风云主题曲《永远永远》吗？分别时，你会对朋友说forever吗？”

我说：“会。因为他们与我曾是一双筷子，不求永远在一起，只求一同经历苦辣酸甜。我们共铸了高山流水，让友谊飞扬！我会对他们说：在我不失忆的日子里，我会记得你们。”

你问：“高三这一遭，到底值吗？”

我说：“我的闺蜜曾写过一段这样的话：我一直都坚信，12年的代价之后，那9小时将会是我们的舞台。我们可以用那些特别的汗水演绎一段不一样的人生。我们可以把9小时当成一个跳板，用尽我们全部的力气奋力一跳，因为它可以给我们一次机会，一次通往不一样人生的机会！”

梅

高342班 黄梦婷

我对梅的爱近乎执著，不为她的傲骨，不为她的风姿，只为她在凛凛寒风中悄然绽放的雅致与恬静。

第一次与梅亲密接触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家乡后山的几株梅树都开了花，儿时的玩伴带着我去折梅。剧烈的摇晃使得花瓣如羽毛般纷纷落下，心里不由生出了一种罪恶感，也许她在哭泣，也许她在叹息，也许她本该安静地停驻在那里。在寂静中绽放，也在安静里逝去……

后来，我不再折梅花，只要有时间，在她开放的季节，我都会独自一人走到那里与她并肩而立。什么都不说，就像相识千年的友人，早已心意相通，什么都毋需再说。我凝视着她，她用芳香与我交谈，用花瓣轻抚我的发梢，我的心变得异常宁静，就好像我本就是一株梅树，只是在梦中变成了梅树下的这个人。恍然间，我更懂她了，随之也更爱她了。

梅有怪脾气，但令人神往。她不似世人所颂扬的那样铮铮傲骨，而有一种宁缺毋滥的选择。她生在寒风中，长在幽僻处，因为也知道只有冬天才能带给她以宁静，只有幽僻才能衬出她的神韵。她极其简单，简单得不需任何一片绿叶的陪衬。热闹的是春天，而安静的必定是冬天。

到了镇上，想看到梅树实属不易，偶然间思念她的身影，自己兴冲冲地跑到花店，才猛然想起，她从来都不会出现在那里，心中不禁失落万分，后又想，梅如果出现在花店里那便不叫梅了。她的超然，她的宁静本来就不该受尘世的侵扰，她从来都不会为了取悦世人而迁就迎合。她只存在于冬天，只存在于自然，只存在于知音的心中。

那么，今年，好想道一句，老朋友，现在可好？

静心·心静

高342班 刘艳萍

一个人啊，到底需走过多少路，饮尽多少水，见过多少景，倾心过多少回，恋过多少人，才会有静水观鱼动，画船听雨眠。

心静常在独处时。你可以站着、坐着、躺着，一个人的房间、小巷、山林、小河，可以静想脚下的大地，静想头顶的天空，静想遥远的故乡。想大地时，你可想到它的深沉与博大，是艾青眼中“爱得深沉的大地想天空时，你可想到它的宽广和蔚蓝。”想故乡时，这不是风华雪月便能吟出的情与景，是让人心碎的真理。这便是心静时独处的好处，任你神游，任你畅想，任你心静如平湖秋水、心动若莲花盛开。独处时，品一小口茶，在茶香氤氲中放飞思绪，当然最好是温一碗酒，想象自己是李清照，或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它晚来风急”；或是如柳永般“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或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再痛饮一杯，甚至于挥毫泼墨写下不长也不短的诗词，不一定要求它流芳百世，一鸣惊人，只要能享受独处的美妙和自由。

独处，自有它的格调，却没有风趣来得够格。譬如袁牧在《随园诗语》里提过杨诚斋的话：“从来天分低等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我想，但凡有所艺术的人，但凡有些无份的人便知心静的绝佳之处，是在僻远的荒村野水边，杨柳依依中，芳草萋萋间，桃花春风里；或置于千里瀑布之顶或埋于茫茫天空之下，静怀天下事，静想心上人，静览天下景。悠哉，快哉，美哉。何况人生本来如此，甜一半苦一半，连得失亦算不清，又怎去讲悲苦成败。便告诉自己，静来得不容易，于是闭目思索，不去想痛苦事，只想痛快事！想到才华横溢三十八岁就决定放下一切的李叔同，在选择那一片静林中毅然出家的他，是否早就看透了世间原来追求的终究不过是一静处，所以才会写下“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乐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是不是正如《心经》所写的“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可是啊，我们是凡人，是忙于这世间纷争的众人，怎会有弘一法师的觉悟，怎会有大师的心境，我们追求过物质生活的享受，最多不过于一种心静的喜悦。可是啊，速度扰乱了我们的脚步，若是问我“心静多久？”你问得太多，没时间来容我多想，如果来世容我多留，我还要埋首于试卷，我还要忙于生活，我还要忙于未来，我还要去爱很多很多人，我还去爱我的民族，我的国家。原来啊，心静之处，不过空叹一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旧约》里说：生有时，死有时；聚有时，散有时。心静之处，不过随缘罢了。

夜未央

高342班 罗斯薇

夜，已经深了。我能清晰地听到几十米外马路上传来的车鸣声，看下时间，已是23:42了。

隔壁传来老态龙钟的外婆的沉重的呼吸声，父亲的鼾声在这寂静的深夜里，也显得特别突兀。我放下手中的笔，起身到客厅，倒了一杯热茶，然后走到走廊上吹风，清醒一下还迷茫在数学题里的头脑。

在这深秋的季节里，夜晚的风孤寂地飞舞盘旋着，抚摸着我的肌肤，冷气顺着肌理一点一点地渗入，手尖上的温度也救不了我，这感觉像是掉进了冰冷的河里，透心凉啊。

周围房屋里的灯已经熄灭了，世界被黑暗所笼罩，被寂静所包围。手中的热茶也逐渐冷却。我看了下手表，刚好00:00，这个时候了，万物都进入了休眠状态。

可是，我还不能睡，还有一大堆作业堵在了我走向床的必经之路上。离高考只有200多天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

说实话，我是讨厌甚至是痛恨这种枯燥的学习的，高一高二吵着闹着笑着玩着就这么跌跌撞撞地混过来了。可到了高三，也必须为自己的未来好好拼搏拼搏了。必须这么辛辛苦苦地拼搏，洗心革面地发奋。都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都说“高三吃苦一阵子，以后幸福一辈子”，还有些什么“高三是每个人都要经过的炼狱，只有经历过高考，人生才完美”之类，我不能无动于衷了。

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地寒窗苦读十二年，是为了什么？总说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可有时付出又得不到等量的回报。有些人说，那么努力读书做什么？考得好的也不一定混得好，考得不好的也不一定就没出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是，生在这个时代的我们，高考似乎才是改变现状的最稳当的途径。在这个人潮汹涌的国度，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的高考，至少在短期是不可能取消的。其实有时候，并不是我们选择了高考，而是高考选择了我们，或者我们和高考都被选择了，甚至是被绑架了。不想被高考蹂躏，怎么办？那只有我们强大起来蹂躏高考。

如今离高考也不过200多天了，四千多个日日夜夜都过来了，难道就抗不住这不足二十分之一的200多天吗？我每天提醒着自己，每天训诫着自己，要努力，要认真，要坚持，要拼搏，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坚持。等到以后回想起来，至少自己曾经奋斗过，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不就是一堆习题吗？不就是一叠试卷吗？不就是一摞资料吗？我已经为高考放弃了很多东西，这个时候退缩，也太对不起自己了。不就是禁欲一年吗？高考后，放肆玩，疯狂闹，没谁拦着我。不就是奋斗一年吗？高考后，庆功会，狂欢夜，没谁不乐意……既然呆在了学校，就不要怕被学习束缚，我才是学习的主子，掌握主动权，先发制人；我不是高考的奴隶，即使就像现在这般处在寒冷中，我也会用自己的力量来发热。

终于喝完了最后一口茶，身上又渐渐暖和起来了。热血从斗志昂扬的心中流出，运送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光亮又暗了几分，环境又静了几许。现在是00:23了，离高考又近了一天，我又要继续做习题了。勤练读写记，高考奈我何？

来吧，来和我一起努力吧！来和我一起拼搏高考吧！

风 痕

高342班 杨晓慧

我们的青春长着风的模样，一阵过后，留下的是干冷的气息，更夹杂着蒸发的泪珠。惟一可以庆幸的是，脸上那两行印迹是我们青春存在的证明。

当明天变成了今天，成为了昨天，最后成为记忆里不再重复的某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时光就像一阵风，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飘过，什么也没带走，什么也没留下。而后猛然明白，这不是静止在火车里，与相邻列车交错时，仿佛自己在前进时的错觉，而是我们真实地在成长，真实地随着风寻找梦想的方向。

对于梦想，我们曾信誓旦旦地承诺，信誓旦旦地追求，可随无尽的汗水而来的竟是痛彻心扉的失败之后，那种无力的空洞，就像一阵干裂的风，无情地穿过我们的胸膛，留下满目疮痍的伤痕，伤痕的背后是一种努力拼搏而无果的孤独，那种深层的孤独没有人可解可慰。只有一个人默默地细数着自己的苍凉。当心里逐渐安然与坚定时，突然懂得漫漫长夜里的孤独寂寞后我们才能捕捉到敏锐的光明。

高三疯狂地迷上红色，迷上代表激情的红色。不去想骄傲怎么被现实大海冷冷地拍下，只想懂得只有努力我们才能走到远方。越来越觉得，透过树叶下来的纤细阳光其实很美；五楼的天空没有那么暮霭沉沉，而我们离太阳更近。终于发现，因为高三，我们守住了心中的那股热。

寂地在《踮脚张望的时光》里说道：荡气回肠，是为了最美的平凡。踏上高三旅途的我们也想要荡气回肠，搏尽自己的全力，即使最后落入平凡，毕竟那平凡的沉淀也会让我们和别人不同。

柔柔的风絮，不停地洒落在我的额上、手上、身上。我能感受到它的清润，它的温暖，还有它柔弱却坚定的声音。

背水一战，方能笑傲苍穹。

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高342班 潘玉叶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死角，
自己走不出，别人也走不进。
我把最深沉的秘密埋在那里，
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每个人都有一道伤口，
或深或浅，缠了纱布以为不存在。
我把最殷红的鲜血涂在那里，
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每个人都有一段告别，
忐忑，不安，却饱含真情与勇气，
我把最柔情的话语用在那里，
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你永远也看不到我的寂寞，
因为只有在你看不见我的时候，
我才最寂寞。
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远处，风景正好

指导老师蒙永春

最近总有朋友问我，当老师是不是特别疲倦，因为学生总是新鲜的、年轻的，而老师却似流水般的老去，虽是潺潺的，却慢慢失去了力气。这不止是身体上的劳累，更是心理上的疲惫。而我总是借某部电视剧的台词告诉他们：老师永远不会逝去，只是会逐渐消亡。我总认为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语文老师。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人生不过短短数十载。作为老师，因为比你们这些年轻的、鲜活的生命年老，因为比你们行过更多的桥，走过更多的路，看过更多的风景，见过更多的人；正如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所说的“经验是生活的肥料，有什么样的经验便成什么样的人，在沙漠里养不出牡丹来”，于是，我有时候也难免以自己的经验来劝导你们，却也忘记询问你们是不是需要和我同样的“经验”。你们都是我最亲爱的孩子，我总是担心你们在生活中会不会跌倒、摔跤，在学习上是不是困难重重，担心害怕，却总也不向任何人诉说，于是，我总是忘记了每个人都是由小孩子成为大人的。在成长的过程中，人最先失去的其实是勇气，接着便会害怕，担心。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拥有勇气，于是充满了力量，敢说敢想，当然也勇敢地去尝试，因为年轻，所以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失败了都可以重来。我亲爱的孩子们，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勇敢去做想做的事，你们正年轻，而远处，风景正好。

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说道，世间最纯粹、最暖人胸怀的乐事，恐怕莫过于看见一颗伟大的心灵对自己开诚相见吧。作为老师，我很高兴能看见一颗颗伟大的心灵在对我招手，即使有那么一些害羞的心灵始终都在“犹抱琵琶半遮面”，可我也知道那也是一些可爱的、纯洁的心灵。课前，讲台上精心准备的一杯水；讲课时，对我的错误的温馨提醒；课后，我们一起进行的关于生活、人生的探讨；节假日，你们的匿名短信或是电话问候等等，这些所有的美好的记忆，都是我生命中的一道道美丽的风景，永远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中，铭记在心中。我最亲爱的孩子们，感谢有你们，让我原本可能会很贫瘠的生命中，添加了那么多的色彩，五颜六色，就像彩虹，绚丽而难得。年轻的时候，我爱看杰克·凯鲁亚克，记得在《达摩流浪者》中有一句话：我要背着一个背包，走过整个西部、爬遍东部的所有山、所有沙漠，走出一条清净的道路。我最亲爱的孩子们，愿你们也可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远处，风景正好。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这句佛家偈语是我最爱的一句话，我亲爱的孩子们，现在我把这句佛家偈语和你们一起分享。在人的一生中，不同的时期对这句话总有着不同理解，而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体会，正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我，不仅把它应用于我的日常生活中，也应用于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爱我的每一个学生，就像我对你们的称呼，你们都是我最可爱的孩子，月如佛性，千江则如众生，江不分大小，有水即有月；人不分高低，有人便有佛性；就如月照江水，无所不映。后一句，天空有云，云上有天，只要万里天空都无云，那么万里天上都是天空。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虽然丁玲说“这社会是已不准我们再游荡了”，可是，年轻便所有的一切都不再一样，孩子们，趁着年轻，多从书中汲取养料，多从旁人的经历中获得经验，然后你们就会发现，千江有月，万里有天，而你们的远处，风景正好。

《小王子》教导我们，一个人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本质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我最亲爱的孩子们，我用心来聆听你们，也希望你们也可以用心看到我。我们用心观望，发现——远处，风景正好。

（蒙永春绥宁一中语文老师，政教处主任。）

龙婷诗文专辑

（绥宁一中高358班学生，新竹文学社副社长）

一瞬

其实我盼望的，
也不过只是一瞬，
剪影下你的轮廓。
我没有奢望过，
每个撒落天涯的心愿都发芽，
如果能在尘满客袍时，
邂逅你美丽的微笑，
无论冰冷的黑夜
还是漫长的等待，
都敌不过那温暖地绽放。

参差时光几多轮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题记

当我还站在2012年的尾巴上频频回顾我来时的路，蓦然发现岁月又转过一个年轮，自己已置身于比来时更远的时空。

鞭炮的轰鸣声清楚震响在耳畔，和新年措手不及地拥抱时，我才清楚地意识到2012已在嘻嘻哈哈的打闹中远去了，眼前的2013才是现在进行时。

“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或许不曾记得呱呱坠地的千姿百态，但时间的标签仍浮在记忆中，萦绕在脑海间挥之不散。看，那两毛钱的冰棒和一毛钱的汽水在稚气未脱的你我的口中，瞬间化成了快乐；捉迷藏，过家家，玩泥巴，纸牌搭桥，脏兮兮的打扮永远有着最纯粹的童真。想品味更多的美好回忆，时光却遗憾地提醒我们，噢，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不知不觉就在我们不经意间被洪流掠走了，无声无息。

记得有人曾说过：“时间没有不等我，是你忘了带我走，我左手是过目不忘的萤火，右手是一个十年漫长的打坐。”这样多好，有一个可以念念不忘的旧时光及对美好事物的挚爱，也有一个寂寞漫长的奋斗路途。总好于我，想绽放，却总在患得患失中失掉了破茧的勇气。只希望你，不要像我把美梦当成女神崇拜，任由惰性在心中穿行。

诗人曾说：“世间事，除了生死，哪桩不是闲事。”其实我一直不敢苟同他。若真如他所说，除了生死什么都是闲事，那为何我们要到世间走一遭？那又该拿什么注释生与死的含义？是时光，时光与我们同在。时光是飞转的齿轮，转太快。李煜含着黄连轻叹“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太白举着酒杯狂吟“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他们，留不住时光。我们亦留不住，哪怕一秒也不行，我们能做的唯有抓住

他

黑夜如潮，吞没了黑色的眼睛。

在这个月色如练的凉夜，我想起天才的命运。

那个诗人这样描绘自己：泉水/白白流淌/花朵为谁开放/永远是这样美丽负伤的麦子/吐着芬芳/站在高冈上。

那个诗人这样感叹人世：我有/三次受难，爱情、流浪、生存。我有三次幸福：诗歌、王位、太阳。

那个诗人这样祈祷：当我痛苦地/站在你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上帝偶尔心血来潮，丢下他来到人间走一遭。他走过生命最初的地方怀宁县，他去过没有理解的名城北京，品尝过风花雪月，见识了世态炎凉，这世界什么都有，唯独没有他渴望的认同感。于是卧在山海关冰凉的铁轨上，在破碎的梦里他又回到了天堂，俯首嘲笑着这所谓的人世。

在他一生中，写信、劈柴，喂马是不能抽离生命的美好，麦子和月亮在他心里永远是最温暖的光。他曾在《麦地与诗人》中说到："诗人，你无力偿还麦地与光芒的情义。"时间给予他美好的馈赠，却让他无所适从。一个孤独的灵魂在寻找爱的季节里，弄丢了自己。

在他一生中，他没有找到他幸福的一席之地。他不爱喧闹的电视、录音机甚至收音机，不会跳舞，不会游泳，不会骑自行车，似乎这样的他一无是处。可在诗的国度里，他是高高在上的王，纵横跋扈。

"从此再不提起过去，痛苦或幸福，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彻悟；"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是无奈；"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是感慨；"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是绵绵的思念；"没有任何夜晚能使我沉睡，没有任何黎明能使我醒来"，是孤傲。

才情万丈，如他；自由率真，如他；真诚傲世，如他。唯独世人无知，不知他的千般好，让他沦为了彻头彻尾的孤独患者。

没有认同，没有存在感，没有爱，当现实化为利箭穿破他那颗跳动的心时，他终于放弃了对生的眷恋，却仍带着孩子般纯真的笑脸，"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走向他向往的世界，永不回头。

他，是不朽的故事；他，是不灭的神话；他是黑夜的探询者。他是海子，抖落满身的星辉，从清冷的星空中滑向更深处的星星……

今夜我抱着海子入眠，希望我的体温能温暖我心中的王——天上的海子。

时间的裙角，一步步向前，背负各自的使命与理想一起向前，只能偶尔回首来时的脚印却永远不能回头再来一次。

每个季节，都有梦想开花的刹那。三年，1095天26280小时，1576800分钟，94608000秒，不多不少。1/2已画上了句号，剩下的47304000秒，亦不多不少。春暖花会开，如果你正在付出，不要怕失落，终究会有结果。

参差时光几多轮，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怀恨。盛世高歌挂云帆，向前，向前，总有一天，海阔天空，阳光明媚，春花灿烂。

忧伤与快乐

慢慢地，慢慢地，你一点一点挤进我的世界，如细碎的阳光提示我要将心情调色板涂亮，告别颓靡。

（一）戒不掉忧伤

本该恣意飞扬的青春，却喜欢老气横秋的沧桑。不懂愁滋味，却总爱为赋新词强说愁。

西风凋碧树，奈何望不尽天涯路。以为喜欢上一个人，他便是全部。喜欢郭敬明亦让我染上了忧伤。

从《夏至未至》到《爱与痛的边缘》，他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一种妖娆的美，一眼，便能"蛊惑"人心，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曼陀罗般妖冶的华丽词藻，似乎再无人能及。只是在不知不觉中那淡淡的愁绪正一点点侵蚀了那本该明亮的心。

他告诉我说，青春是道明媚的忧伤。他说，我颠覆整个世界，只为摆正你的倒影。他说，每一个人都是国王，在自己的世界里纵横跋扈，你不要听我的，但你也别让我听你的。他说太多，忧伤便在心中无节制地生长，我的快乐都被他一一击溃。

多害怕某天会戒不掉忧伤，忘了该怎么快乐地成长。

（二）乐在重门深几许

好在有韩寒。

我排斥他，是源于对小四的浓厚爱意。

他是叛逆的代名词，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开始接触他，归功于大红大紫的《三重门》，句句精辟，让人在发笑中得到反省。

《三重门》是源头，对他充满着滔滔爱意的源头。《零下一度》、《青春》这些又将他搞笑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唯有他，敢于和这个媚俗的世界彻底决裂；唯有他，带给你快乐的同时让你深刻思索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唯有他，拥有毫无顾忌坦白自己内心世界的勇气；唯有他，与众不同中有股浑然天成的自如感。

最爱的莫过于他的真实感，不给人缥缈遥远的感觉。这个世界，能做到几份真诚的人，已经难得可贵。

韩寒，你是一个能给人快乐的人，谢谢你，让我有了快乐的心跳，不再在伤春悲秋中任时光侵蚀。

你说你是虚荣的，更是虚伪的。可我认为，你只是坦诚地说出了大家共有的毛病，你比任何人都坦诚。

你说你只是舞台上被灯光照着的小人物，可在某些人心中，你是信仰，是太阳。

最后，虔诚地为你送上一句诗："我说你是人间四月天/笑声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谢谢你，让我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青春·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苏轼《蝶恋花》

忆·2012——花褪残红青杏小

在深夜里被月色淹没，没来由地想起库勒的一句话：时间有三种步伐，未来姗姗来迟，现在像箭一般飞逝，过去的永远静止不动。想罢，感伤铺天盖地涌来。

16轮更迭的春夏秋冬，朝阳与迟暮，杏雨与秋花，草长与莺飞，清风与明月，大漠与孤烟在生命的阡陌中一一轮回过。

时光易逝，一滴不剩。

15岁，独在异乡。当看到万家灯火开满小城时，我如南飞的候鸟，羽翼上沾满了沉重的离愁。开始怀念家人，怀念朋友，听一首《雨的印记》，感动得一塌糊涂。

15岁，沉迷于小说，写晦涩的字句，妄想自己的名字流传千古，也曾错把水中月镜中花当作千年蒹葭来等待——所有，都无疾而终。

15岁，在课堂上发呆，看小说，传纸条，数学烂得彻头彻尾还扬言考试拿满分，一口拙劣的英语还敢和老外"谈天说地"，腿短的人在午餐时跑得如离弦之箭，偶尔拿了个小奖却扬言要红遍大江南北……

青杏虽小，青涩；但张狂，有味。

品·2013——枝上柳绵吹又少

高二，选文还是理，要左手还是保右手。终于，舍鱼而取熊掌也。

从心里讲，我更喜欢文科。上下五千年，天文地理全揽，诗词歌赋盈胸，洞悉先哲思想之深邃，深谙修身养性之幽远。

在男女比例为1:10的文科班，阴阳严重不平衡，感觉像掉进了女儿国。任课老师台上一站，往大花园一扫，满眼花朵，独剩几颗绿草在一角悲壮地生长。

16岁，我觉得自己应该没有辜负自己的选择。

我把小说换成了《无敌英语语法》、《同步学习考试地图》、《百年孤独》，早上读经典原文，中午休闲一会，晚上10:30准时睡觉，空闲时间查漏补缺，问题目勤快如小蜜蜂，成绩不稳定，如正弦函数，有升更有降，有时下滑地令人痛心疾首。

梦·2014——墙里秋千墙外道

高考的气息，浓烈而深入骨髓。

对时间莫名的恐慌，感觉自己一片荒芜，我不知道，荒芜的本身是否就是一种保留。

对高考，不知道是期待，还是害怕。突然想起《城市猎人》中的一句台词："人生是选择的，不是被迫的。"一瞬间又释怀了很多。

李白赞谢安："为君谈笑净胡沙"；苏轼羡周郎："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徐志摩在《爱眉小札》中吟道："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

沉吟至今

——关于写作

我热爱笔，因为它能赋予我无穷无尽的力量。

写作，需要一支笔，一支血液中流淌着情感的笔，走走停停，来回兜转，那些零散的文字便乖巧地排列起来，串联成篇章。

写作，是一种捕捉，如"微雨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的细致描摹。

写作，是一种表达，如"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中的凄楚释放。

写作，是一种交流，如"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的美丽独白。

写作，是一座桥，由心通向生活的桥，执笔的人，都是桥上走过的行人，若真实地从桥头走过，桥的那端都会存有不可磨灭的印迹。

在我想来，能让文字如夏花般绚烂栖居在纸笺上，呼吸着美的气息，那会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就好比川端康成所感受到的"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未眠"蓦然回首般的美丽。

写作，需要阅读做助燃剂。阅读是一种精神的按摩，菲薄的纸页承载着思想的分量，读到动情处，人的灵魂会与这普通的文字发生共鸣，在这平行的时空里总存在着与自己的心灵相通的声音，总存在着岁月之河里激荡过的智慧，总存在着你为之欢欣的惊艳。阅读，会让你在思生活中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阅读亦会让写作的柴火点燃一簇火光。

写作，可以让你在时间里存在很久。人如蝼蚁，如蜉蝣，生命转瞬即逝。名留青史而又被世人铭记的何其少，更何况我们这等平庸之辈，纵使生命终究会被掠走，但你留下的智慧结晶不会随风而去，它与世永存。

写作，是对生活的注脚，是情感的缝纫机，是盛放喜怒哀乐的月光宝盒。在回归寂寞的时候，我心里总会涌现出深深的空虚感，似乎掉进了惶恐、空虚、颓废的旋窝里，不见了自己。这时，桌上的笔总会为我点亮一盏灯，让我有所依存。

川端康成在《独影自命》里写道，即使靠一支笔沦落于赤贫之中，我微弱而敏感的心灵也已无法和文学分开。总固执地认为，自己对写作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寄你以樱花，以白栀，
以一个小小的念想。
影子在黑白之间游离。
牵挂辗入夕阳，
融入黄昏中那抹橘黄。
以一恍神的沉醉将你叩落梦境。
黄昏里，永恒的云，
飘浮着不见了踪影，
"没有重来的人了"，
木屋寂寞的影子自言自语。
没有人推开那斑驳的旧门，
虚无，一片虚无。

寄

若我如他们，对高考如此衷情一片，那障碍再多，我也不会懈怠。

我的负担将变成快乐的礼物，我的苦痛将照亮我的梦。

Just do it!拥有梦的人势不可挡！

写给依然青春的龙婷

指导老师 吴庆芳

此刻，窗外的暴雨刚停了下来，打开窗户，清明微冷的风吹了进来，刚刚还黑黑的云也逐渐地散了去，而树叶却绿得逼你的眼……我放下手中龙婷的几篇习作，想，青春也许像春天吧？

“其实我盼望的//也不过只是一瞬//剪影下你的轮廓//我没有奢望过//每个散落天涯的心愿都发芽//如果能在尘满客袍时//邂逅你美丽的微笑//无论冰冷的黑夜//还是漫长的等待//都敌不过那温暖地绽放。”（《一瞬》）是啊，只是因为青春，所以我们才会吟出“冰冷的黑夜”“漫长的等待”“敌不过那温暖地绽放”！青春的心是美的，是有爱的，哪怕是没有回报的“一瞬”，自己也似乎愿意付出所有！

青春，是忧伤的。因为没有了“两毛钱的冰棍和一毛钱的汽水在稚气未脱的你我的口中，瞬间化成了快乐”，因为没有了“捉迷藏，过家家，玩泥巴，纸牌搭桥”（《参差时光几多轮》），因为青春，我们不再有最纯粹的童真；因为青春，我们多了甚至是莫名的惆怅。因为读到了李煜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也因为李白的“朝如青丝暮成雪”，我们会感慨起十多年岁月的流逝，会心虚于流逝岁月里的放纵虚度；有时是一首歌，诸如《雨的印记》，有时是一个人，诸如郭敬明，忧伤便如细碎的阳光挤进了自己的世界……

青春，是快乐的。因为读到了一本好书，因为某一个人，因为淡淡的思念，因为学习上的进步，甚至因为循规蹈矩的有规律的生活……

一个年纪老大不小的我，在这样的一个春天，读着龙婷的几篇关于青春的习作，觉得二者之间还真有一些关联。什么是春天？春天是生命苏醒的季节，是能看见生命的希望和成长的季节。“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光里，时间刚刚开始，人们可以一点点地把梦想种在现实的土地上，看它开花，看它抽穗，看它结果。在这点上，它像不像青春呢？龙婷的习作，也勾起了我的一些青春的回忆，可是，梦里时光，蓦然回首，已白首！所以，希望还拥有青春的龙婷们，能好好把握青春！也希望所有的人，不要让生命在冬眠状态下走完全部的历程。那么，就让我们期待生命中的“春光”，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抵抗外在的困顿挫折，可以给生命保鲜，让人在面对沉重时举重若轻。

（吴庆芳 绥宁一中语文高级教师，高二语文科目组长）

张宝华诗文专辑

书生秋歌

纵目千山尽西风，飘然万物望孟冬。
胸有朝阳天地暖，心无障碍一点通。
鸿鹄追梦风云阔，骐骥扬蹄号角雄。
笑看寒窗三载久，笔锋一指破苍穹。

（张宝华绥宁一中高365班学生，学生生会主席）

红薯记

天才麻麻亮，张家村却早已从夜的睡梦中醒了过来。国宝蜷缩在那床破棉絮下，睁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心里默念着，再数一遍，数到十我就起床，一、二、三……

也不知到底数了几遍，或许是因为五脏庙里"闹天宫"，或许是怕迟到挨李校长的训斥，国宝终于一个鲤鱼打挺起身，麻利地将那件打了好些个补丁的胸前领子袖口都油亮亮的棉袄穿上了。然后从灶上的水锅里舀了几瓢爹妈去出早工前留下的热水，一把扯来那冻得硬翘翘的毛巾儿往脸盆里放一下，胡乱往脸上抹了几把，便迫不及待地从饭锅里将爹妈温在里头的两个红薯抓出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完毕，舔舔手指头咂咂嘴巴，连水也顾不上喝，就提着爹妈早已准备好的火桶往学校一溜烟儿地小跑去了。

国宝家比起其他同学来，离学校不算远的，沿着去镇上的两人宽的黄泥路儿，翻两个山坳坳便到了。也许因为今天将那“一、二、三……”多数了几遍，国宝一路上想着李校长训人的"凶恶"模样，脚底下自然生风一般快了。只可惜古人说的“欲速则不达”，早就被国宝抛到了不知哪个旮旯儿里了。下坡时，一个不留神，被石头绊着，便一个屁股摔在了地上。这下可把国宝吓死了，今年他已经摔坏了两个火桶钵钵了，要是这个也摔坏了，国宝他爹还不将国宝的皮给剥了。国宝急急地往火桶里一看，谢天谢地，陶钵钵儿非但没碎，连炭火也没抖落出来！正当国宝高兴时候，他突然瞥见火桶边的枯草丛里有一个足足有拳头大的红薯儿！

真是喜从天降啊，那年头，别说米饭，红薯都宝贵得紧。收获季节里，国宝最盼的便是去地里收红薯，国宝也常跟着去，在大人们收过的地里用树杈儿又将土翻一遍，也能寻到一两个鸡蛋大小的红薯。偶尔碰上心肠软的叔叔婶婶，也会特意给国宝他们这些小孩留一两个大点儿的。这时这些小孩便会偷偷躲到哪个角落里分享，那股儿高兴劲差不多快赶上过年了。今儿个平白无故捡到个这么大的红薯，又想着陶钵钵儿也没摔坏，国宝忽然想起了一个词儿，叫什么“双喜临门”来着。看看四周没人，国宝便迅速将那红薯塞进背后的所谓的书包里。提着火桶正打算走，国宝又突然想起了什么，将书包打开来，所幸那红薯儿没挨着那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别的书儿掉了破了没事，可这本书儿，李校长交待过，要比吃饭的家当儿保护得更加干净整洁！检查无误后，国宝兴冲冲地上路了，这回步伐异常稳当

了起来。

到了学校，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在晨读了。国宝悄悄地从那个开了个大窟窿的后门溜进了教室，国宝的位置便恰巧在那后门边。将书包放进课桌，火桶放到课桌底下，国宝便掏出那本宝贵的《毛主席语录》扯着嗓子读了起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些话国宝平时不知读了多少遍了，今天是没一点儿心思读了。手儿不自觉地摸到了课桌里的那个红薯上，开始入迷地想了起来：我是煮着吃呢？还是烤着吃呢？心里盘算开了的国宝丝毫不像往常一样觉察到从那后门大窟窿灌进来的北风的寒意儿。

终于，国宝下定了决心，还是烤着吃香，而且现在就能烤。说干就干，国宝探头探脑地从后门那个大窟窿往外面瞧了瞧，不但没看见李校长，而且连老师的影儿也没瞧见。于是国宝便乐滋滋地从书包里掏出那珍贵异常的红薯儿，小心翼翼地将它放进了那陶钵钵里头，用灰掩着。做完这一切，国宝又笔直地坐着，双手拿着那本《毛主席语录》更加响亮地读了起来："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每读完一句又俯身看看那红薯儿怎么样了……

期盼着，期盼着……也不知那红薯是被烤得开始熟了，还是被国宝捏得多了，总算变软了起来。若有若无的，国宝似乎还嗅到一股儿烤红薯的香味儿。为了辨辨真假，国宝用那油光光的袖子将鼻涕儿一擦，干脆蹲下来凑近那钵钵儿闻了起来……正当国宝全身心投入之时，从那后门大窟窿传来了一声怒斥："张国宝！你在干什么？"全班顿时鸦雀无声。只听后门发出"啪"的一声，李校长走了进来。国宝一慌，连忙想将身子从课桌底下抽出来，不料将火桶儿碰倒了，后脑勺也被桌子狠狠地撞了一下。本来这也算了，可突然"啪"的一声，陶钵钵儿从火桶里滚了出来，洒了一地的炭火灰，摔成了好几块儿。那个红薯儿却径直滚到了李校长脚边。这一下子，刚刚听到李校长发怒围上来看把戏的同学都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在了那红薯上。国宝此刻也顾不上那陶钵钵儿了，心里暗叫道：完了完了，难怪老师早就告诉我们那什么"成也红薯，败也红薯"了。

而这边，李校长盯着红薯冷哼一声："张国宝啊张国宝，还国宝，我看你脑子里尽装着草！"说着在周围一大片同学火辣辣的目光中从地上直接捡起了那红薯，不知是太生气了还是别的，抓在手里竟一点也没烫的样子。末了，李校长又三步当作两步跨到国宝课桌前，一把拿起那本红宝书在国宝眼前晃了晃："毛主席的话儿都记住了？"其实国宝早就记得了，只是默不作声，连头也不敢点一下。李校长见状，目光不自觉地往那小册子上一瞟，发现有不少黑乎乎的手指印儿，怒火自然又更加猛烈地喷射了出来，"看看你，你把毛主席的东西弄成啥样子？我平时是怎么教导你们的？"国宝低着头，仍旧不敢吭声，心里又在暗叫：这就叫那什么"祸不单行"吧！眼睛却死死盯着自己鞋子前头的小洞，不敢将目光挪开半寸。但周围凑热闹的同学可不同了，昨天才和国宝斗了嘴的小黑终于忍不住幸灾乐祸地"嘻"了一声。李校长立刻将目光往那一扫，大家立马恭恭敬敬地站好。

恰巧这时，刘老师敲钟的声音响了起来，李校长顿了一下，留下一句话："准备下去喊口号，张国宝跟我站到大青石上去！"大青石是李校长平时训话站的地方，那青石儿高出地面半尺多，七尺长五尺宽，立在操场上硬是移不走。

国宝低着头乖乖地跟着李校长走，其他同学也和旁边两个班的同学一齐尾随而去，到操场上站好队伍。国宝站在青石边上尽可能离李校长远的地方，用余光瞄了一眼同学，发现最漂亮的小琳正惊诧地看着自己。国宝的脸儿便立刻红到了脖子根儿。"嗯嗯"李校长压了压嗓子开始了讲话："各位同学，今天我要当众批评一个人。"顿了顿指着国宝说，"就是这个张国宝，不思进

赌

刘家湾里刘文虎，五大三粗就好赌。

管它三七二百五，就怕喜妹把门堵。

在这刘家湾里啊，刘文虎是数一数二的好赌，好在刘文虎的爹有法子，寻了十里八乡出了名儿泼辣的唐喜妹作儿媳。

要说这唐喜妹也真有些手段，自打过了门，就没见刘文虎敢明目张胆地出来赌过。偶尔藏点私房钱，也是趁着喜妹回娘家啥的去过过手瘾。日子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文虎他爹也早去了，但文虎家在喜妹的操持下，越过越红火，山啊、田啊也有百多亩了。

这天，结婚多年没孩子的喜妹听说镇上来了厉害医师，便出门去求药了，要第二天才回来。临行前再三告诫文虎不许去赌，文虎表面上应得爽快，心里却乐开花了，盘算着去哪找赌友了。

果然，喜妹前脚出了门，文虎后脚就跟了出去。没多大工夫就出现在刘麻子家，这刘麻子更是出了名的烂赌棍，早些年在城里出老千给人识破，活活打得个半死，回来后仍不见老实。这不，文虎刚一进门，就看到刘麻子已经和一伙甚是眼生的人赌得热火朝天。

刘麻子一见文虎来了，就笑道："啊，虎哥，你来了啊，今儿个嫂子不堵大门了？"

文虎听了，有些不悦，但急于过过手瘾，便掏出钱来对刘麻子说道："去去去！别扯些不带劲的，快！我来参一脚！"

于是一伙人就这么热火朝天继续赌开了。可不知为啥，文虎今儿个手气特背，带的钱一会就没影了，正打算走，这刘麻子却凑上来了："虎哥，这才多大会儿，没钱了找兄弟我啊，绝不跟嫂子提半个字儿。"

文虎一听，顿住了脚，盯住了桌上的

取，竟然在晨读时间烤红薯，平时也多次迟到，最重要的是，还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书给弄得脏兮兮的。同学们，你们说怎么办？"大家愣了一会儿之后，在小黑的一声"批评"带领下，操场上响起了一阵响亮的喊声："批评！批评！批评……"国宝此刻别的不想，只想跳下去一把将小黑摁倒。好在小琳和其他几个平时与国宝要好的同学都没作声。不过国宝还是不由自主地将头垂得更低了，心里却又想到了那个红薯儿，暗暗嘀咕，毛主席那么伟大，怎么不给我们多吃点红薯呢！

过了好一阵子，李校长方才满意地向大家摆了摆手，待大家停下后又说道："嗯，大家的思想觉悟不错！像张国宝这样的人，将来肯定是没出息的，不知好好读书学知识，以后农业机械化了，他就什么都做不成了，只会成为国家的寄生虫！希望大家以他为鉴，好好学习！"似乎国宝的一生已经注定了失败。国宝也不在乎丢人不丢人的了，心里憋屈道："农业机械化，拖拉机上田基（即田埂），还不将那田巴郭（方言，角的意思）给碾坏了。"这时，李校长见太阳都升来了，便组织大家进行每天一次的喊口号："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打倒……"

严冬里，一切草木都有点显得软塌塌的，可在这十分明亮却没啥温度的阳光照射之下，除了国宝焉焉地站在那儿，其他同学个个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像一只只打鸣的小公鸡似的，发出这个时代的声音……